



咖啡是如何从奢侈的品变成日常饮

第 1709 号 本期八版 2018 年 4 月 16 日 星期一

听晚年王映霞忆往谈旧

丁言昭



1940 年，与郁达夫分手后由新加坡回到重庆的王映霞。

右图：1989 年 4 月，本文作者与王映霞（右）合影。



1993 年 1 月，王映霞（左）与丁景唐夫妇合影。

每当我经过复兴中路 608 弄，总会情不自禁地朝弄内看一看。这条弄堂一共只有三幢西式楼房，一号那油漆红门对着弄口，左边四扇窗正亲切地望着人们，旁边墙壁上充满童趣的画仍然存在，可是我熟悉的王映霞老师却不在……

王映霞老师生于 1908 年 1 月 25 日，2000 年 2 月 5 日在杭州去世，享年 92 岁。王老师虽然去世多年，但是每每想起与她在一起畅谈的情景，想起她与我父亲丁景唐、母亲王汉玉的友谊，总是非常怀念。

初识

1979 年 11 月，我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四期上，发表了《鲁迅和〈奔流〉——纪念〈奔流〉出版 50 周年》，当中有些细节就来自于王映霞老师。

这个题目是父亲布置我写的，并告诉我应该寻找哪些资料。一天，他说：“过几天我们去拜访王映霞吧。”

“就是郁达夫的夫人，大美人？”父亲笑着点点头，《奔流》是鲁迅和郁达夫合编的，写文章，要‘死’材料和‘活’材料放在一起分析、研究，才能写出好文章。”

那时，王映霞住在上海威海卫路 190 弄 23 号，靠近成都路口。1977 年的一天，我和父亲吃过晚饭，出发到王老师家去。

走进狭窄的弄堂，走啊走，一直走到弄底，才找到 23 号。沿着暗暗的木楼梯进到二楼前房，在

一盏黄灯下，一位高挑的中年女子站在桌边，正招呼坐着吃饭的青年，“不要客气，多吃点菜。”说着，用筷子往他碗里夹菜。看样子，主人家已吃完饭，这个客人刚到。

1996 年 1 月 16 日，王老师给我的信中，说到此事。她说：“丁老带了女儿傍晚到威海卫路 190 弄最后二家的二楼，这两位来客却惊动了正在吃饭的人。（座上还有一位是杭州来的嘉利的同事钟元，他在杭州工作）。”接着王老师又感慨地说：“现在，这幢房子已因拆造大桥而去掉了。前年我走过时望了一眼，真是人去楼空。”

因为此前，王映霞曾经赵景深先生介绍，上我家来过，所以抬头看见父亲，连忙走过来，柔和地说：“你们来了，请坐，请坐。”我看着她，往日美丽清秀的脸庞，虽然增添了细细的皱纹，但以她的风度、气质，仍不失为一个大美人。

父亲和她聊天，我静静地在一旁听着，他们海阔天空地说着，我心里着急，想，你们怎么还不谈到《奔流》啊？等王老师谈兴浓时，他们才说到《奔流》之事。回来的路上，我问父亲：“你怎么一开始不奔主题啊？”“这叫说话的艺术，好好学着点。”

王老师的家，离我上班的上海木偶剧团很近，骑自行车几分钟就可以到达，于是我经常上班时，一溜烟跑到她家去，然后一眨眼又回到剧团。

我们谈鲁迅、谈郁达夫，谈上世纪 30 年代文坛情况，谈她小时候的趣事……每次从王老师家回来，心中总是充满了欢乐，装满了

知识。我老觉得她不会变老，永远那么精力充沛、口齿伶俐、红光满面、手脚灵便，走起路来比我还快。

细说“风雨茅庐”

我和父亲后来又几次到王老师家去，说起她与郁达夫 1933 年清明以后移家杭州，自筑“风雨茅庐”，鲁迅为他们写过一首诗的事。1980 年 3 月 7 日、8 日，香港《文汇报》发表我与父亲合写的文章《王映霞谈鲁迅给她的诗》，用笔名“胡元亮”，沪语即“父女俩”，“胡”是父亲的母亲胡彩庭的姓。当时我们家里没有这份报纸，父亲说，你去向柯灵伯伯要，他家里肯定有。父亲说得一点儿也不错，果然我去他家，一拿就拿到了。

这首诗后来有人加了个题目：《阻郁达夫移家杭州》。当我们请王老师谈鲁迅先生 1933 年 12 月 30 日送她“四幅一律”的条幅的情况时，她的双眼放射出愉快的光芒。

“我第一次见到鲁迅先生是在 1927 年 10 月 5 日，那时他刚从广州到上海，自此以后，就经常去鲁迅先生家。”接着王老师详细地谈了整个经过。

我与王老师相差两代人的年龄，所以每次问及郁达夫的事，总有点不安。有一次，我悄悄地问她儿子钟嘉陵：“我老问你妈妈关于郁达夫的事，她在意吗？”“没关系，她现在对一切都无所谓。”以后每次去，我们总是随便地谈起郁达夫和他同辈的老作家，如蒋光慈、吴似鸿、丁玲……使我获得

许多知识。谈完后，我问：“王老师，你为什么不要写文章呢，多有趣啊！”她总是笑笑，说：“你要写，你写吧，我可不愿写。”

后来我真的写了一些关于郁达夫和王老师的文章，有《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关于鲁迅作〈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中的几个史实补正》《郁达夫和“风雨茅庐”》等等。

就在此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给父亲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意思说，你为什么要女儿去研究王映霞？起先，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直到我有一年去北京，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帮助搞《鲁迅全集》注释工作的包子衍先生请我吃饭，我才得知。包老师对我说：你可以研究的人物多的是，楼先生让我对你说，王映霞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你不知道，她在重庆外出吃饭时，总有几个穿国民党军装的军官陪着她……

回沪后，我告诉父亲，父亲笑笑，并不说话，只是把楼适夷的信给我，当时我接过信，并不去看，只是随手一放，现在也不知道放哪了。我想，楼先生说的重庆那些事可能是真的，但是也很正常啊，那时，王老师已与郁达夫离婚，1942 年 4 月 4 日与重庆的华中航业局经理钟贤道结婚，证婚人就是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王正廷。因为钟贤道是王正廷的得意门生，王正廷又是他们俩的介绍人，来参加的人大部分是国民党的高官啊。我想，你越反对我研究，我就越要研究。

（下转第二版）

阅读前沿

陈子善《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合订初版本》
何安平《〈桃花扇〉与栖霞山》
罗霄《林语堂关于东西文化沟通的一次演讲》
萧耳《与记忆中的上海往事干杯》

每周一书



《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

姚大力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定价：69 元

当代中国是汉族以及诸多少数民族一起参与国家构建的共同历史成果。中国的疆域，是分别由数十个不同民族各自世代居住，或在由若干个不同民族共享的场合下世代居住的历史家园所构成的。怎样在统一国家的宪制框架下，让这些历史地属于各民族、各人群的世界家园都获得富有各自独特性的发展，这是中华文明史留给当代中国人的一个重大问题。

收入此书的文章共分为四组，分别谈论了历史上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如何认识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积极贡献，蒙古帝国与元代中国的关系，族群认同在回族、满族形成和鲜卑拓跋部早期历史的书写之中的作用问题等。